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专项《当代陕西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及其表征意义》(编号:17JK1175);延安大学创新学院科研培育项目《陕西文学中城乡二元对立叙事研究》(编号:2017XJKY-2)阶段性研究成果

浅谈高建群笔下的“北方”

李冠华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 文章概述了“作家地理”概念的提出,阐释了高建群地域之上的“北方”的内涵,探析了高建群笔下北方的“忧郁”:英雄的受难,胡羯之血的没落,故乡的消亡,饥饿和苦难书写。认为,在高建群的作品中,“北方”远超诸如“渭河平原”、“陕北高原”、“新疆阿勒泰草原”这样的具体地理方位,是作家哲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独创和建构。

【关键词】 高建群;北方;地域文化;作家地理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地之子”。乡村生活的经验、地域文化的哺育、对于土地的迷恋、挥之不去的乡愁……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并不例外,高建群也是这样的中国作家。评论界对于高建群的研究,也多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立论,把他视为地域文化的表现者。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又似乎是不够的。事实上,高建群的文学在具体的地域之上,已经形成了独具美学意义的“作家地理”,那就是他笔下的“北方”。

一、“作家地理”概念的提出

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这几年,我在创作中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于是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比如《白房子》中那个我生活过5年的白房子;我的长篇小说《穿越绝地》中的我呆了13天的‘死亡之海’罗布泊;我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给它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再要打个比方,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等等。”^[1]

无论如何,这种“哲学意识”,这种“框架”,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和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都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地理概念”,作为“作家地理”,它是“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它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疆白房子,也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陕北高原和渭河平原。它应该是在纯粹地理学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的抽象、一种美学的建构。所以,当我们把文学作品最终还原到地域文化的层面,认为《最后一个匈奴》“以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方式,书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勾勒出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风貌。这为我们了解陕北,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写作的视角。”^[2]认为《大平原》“描写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和高村人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事变和命运沉浮。”^[3]“通过高氏家族的典型经历写出了中国大地上农人的生存史,亦是对农耕文化百年历史的一次记录。”^[4]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对于“作家地理”的粗浅认识。

二、地域之上的“北方”

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一个属于“作家地理”的概念,远远超越于新疆白房子、陕北高原、渭河平原这样的具体地理所指,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地理哲学意识”。这一概念就是在高建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北方”一词。作为意象的“北方”以事实上的地理方位为基础,但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又远超于此,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高建群就从一个再现者变身成为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北方”,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井底之蛙县”,哈代创造了“德比郡”。

2018年高建群的新书《大刈镰》是以这样的句子为题辞的:“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慷慨地献给人类!”而“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这句话正是高建群出版于2000年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大刈镰》是出版于1998年的《愁容骑士》一书的修订版,早在《愁容骑士》中,就出现了“北方忧郁”这样的概念:“谁的一生,如果到过北方,并且有幸与一匹马为伴,那么,自此以后,不论他居家哪里,工作如何,他的身体停止颠簸了,他的思想,将仍然颠簸不停。他会染上一种奇怪的病症,这种病叫北方忧郁……”意味深长的是,《愁容骑士》出版前后编辑的《高建群诗选》中有一篇名为《关于北方的沉思》的诗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 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 /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 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 /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 我感受到了我们居住的北方, /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 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我的北方是古老的。 / 从祖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起, / 我走着,像读一部民族兴衰史, / 一直读到与南方的接壤。”“诗歌太贫乏了,应当用一曲交响乐, / 来表现北方的博大和雄壮, / 表现这大自然奇特的一隅, / 表现这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北方。”“北方人的性格,正在这冷与热的交替中, / 象淬火的生铁,变得异样的刚强。”“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 /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出版于2014年的散文集《你我皆有来历》,更是用“向北方三叩首”这样的句子,作为第一辑的标题……相信不用再多举例了,在高建群的作品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强调着一个概念:北方。

三、北方的“忧郁”

总体而言,高建群笔下的“北方”是忧郁的。这种“北方忧郁”在高建群的作品中集中体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英雄的受难。高建群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是喜欢塑造英雄人物、又善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比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雕像》中的女英雄兰贞子,《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六六镇》中的张家山,《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等等。但同时,这些光辉的英雄主角同时又都是受难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甚至荒诞意味。这是典型的“北方的英雄”、“北方的人物”。

第二、胡羯之血的没落。以早期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为标志,直到后来的《统万城》以及《我的菩提树》等作品,高建群在书里书外形成了一种“匈奴情结”,甚至在生活中都以“长安匈奴”自称。曾经在北方不可一世的匈奴最后却神秘地消失在欧亚大陆的茫茫历史、滚滚黄沙之中,仅仅留下一个悲壮传说,以及在大漠中逐渐干枯死去的统万城。面对传说和统万城,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作者,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当下胡羯之血、匈奴精神没落的惆怅。

第三、故乡的消亡。从《最后一个匈奴》(下转第114页)

客所接受与喜爱,也显然只是赋予了茶道深深的人文内涵:静心,习礼,修道、养生即养性也。唐韦应物称茶为“性洁不可污”;刘贞亮谓茶“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可雅志”;宋徽宗称饮茶可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均赋予茶道“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思想和人格精神。历代文人雅士咏茶作诗,不可胜数,同样贯穿这种精神,如诗曰:“陆羽千秋清雅,杜康百代颠狂”便是生动写照。近代我国茶叶专家庄晚芳生前也曾赞言茶有“四美”,提倡“茶德”和“清茶一杯”。到了当代“以茶代酒”和“客来敬茶”仍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则说:中国茶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纵观现代中华茶艺,无论是宫廷型、寺院型、民族型或休闲型茶艺,无一不是通过茶道、茶艺活动,创造一种宽松气氛,或以交流友情,舒张谈兴为主题,使参与者达到某种境界,得到美的享受。而这个主题,必须融入“清雅、淡泊、礼仁、平和”的理念,才算达到宏扬中华茶道的真谛。

而现代传统体育养生是以习练者的身体活动与动作套路为手段,以自身在参与过程中的情感舒适、快乐体验为核心,以“强身健体”为目标。功法修炼时要求习练者身体姿态端正、呼吸应匀长缓慢,精神意念应贯注、轻松,总结起来也即是说锻炼时必须做到调身、调息和调心三要素,长期坚持习练,则可“形神兼

备”。从养生学的角度来说,“形”是人体生命的物质外壳,指的是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指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而形神之间的关系,又如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即养形与养神,二者必须兼顾。但并不是意味着形养和神养是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历代体育养生家们,从来都视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据《灵枢·天年》记载:“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认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神”

(上接第115页)

奴》开始,高建群的作品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类似挽歌的性质——“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最后的民间》、《最后一次远行》、《大平原》、《大刈镰》、《我的菩提树》等等,都在诉说着一个种族、一种精神、一个时代……总之,是一种精神家园、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消亡。^[1]在《大平原》中,他说:“这些村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将被残忍地抹掉,像风一样地刮去,从大地上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你看见过这些古老的、笨重的、冒着炊烟的村庄,被从大地上连根拔掉时,那悲壮的情景,那大地的颤栗和痛苦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建群的大部分创作,都带有挽歌的性质,由此也具备了某些悲怆和忧郁的气质。

第四、饥饿和苦难书写。中国的北方是多灾多难的北方,这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如《大平原》的叙事,基本上主要是饥饿叙事:从花园口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的逃难人群中,有一个饥饿的小姑娘叫顾兰子,她因为饥饿而抢夺高二馒头的事件,也必将成为文学作品中描写“饥饿”的经典场景之一。对于高建群来说,北方之地是“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但同时也是“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北方就是一片忧郁之地。

总之,对于高建群来说,从新疆边陲到陕北高原,再到渭河平原;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从作家的青年直到老年,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北方的书写。高建群以其深广的悲悯情怀、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充盈着诗意的笔调,为我们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北方的“作家地理”。这一“作

在人的生命活动养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得神”、“守神”,就能保持健康、祛病延年;反之,神伤则病,无神则死。由此可见,形神兼顾、“养神”为先,乃是我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结论

茶道养生文化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两者都是我国人们在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沉淀下来的对生命认知的精华,体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顺其自然和“形神兼养”的养生内容与历史价值。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的养生文化也都需要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开发研究,方能保持更大的生命力。

茶道养生与传统体育养生两者在养生文化特点上又各有千秋,传统体育养生主张“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健身”、“动静结合”,主张“动养”,侧重培养习练者的形神。而茶道养生则是通过茶文化中的物质、精神层面与食疗养生三者的结合体,来达到追求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目的。

【参考文献】

- [1] 李萍. 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94-98.
- [2] 杨伟. 试论传统养生体育的人文特征[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3)105-108.
- [3] 金东涛. 传统茶文化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作用探析[J]. 福建茶叶,2016(1)247-248.
- [4] 金爱娜.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特点[J]. 文体用品与科技,2013(7)58.

【作者简介】

邓光庆(1973—)男,汉族,湖南娄底人,硕士,咸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校体育教学与训练。

家地理”立足于大西北的真实地理方位,但又远远超越于此,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和艺术的建构,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

【注 释】

- [1] 此处说法不尽正确,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公认的说法为“约克纳帕塔法”。而哈代笔下的地理背景为“威塞克斯”,而非“德比郡”。但考虑到并不影响本文观点,文中仍以高建群的说法为准。

【参考文献】

- [1] 邓勇军. 作家高建群提出“作家地理”新概念[J]. 出版参考,2002(17).
- [2] 韩伟. 高建群小说创作论[J]. 小说评论,2014(4).
- [3] 王宝伟.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研究[J].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6(6).
- [4] 杨梅霞. 多种文化背景下的高建群小说创作[D]. 陕西师范大学,2012.
- [5] 高红梅. 浪漫的重建——《大平原》的地域写作与乌托邦话语[J]. 文艺评论,2012(3).

【作者简介】

李冠华(1980—)男,汉族,延安大学创新学院讲师,高建群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